

咖啡：黑色的历史

（美）詹姆斯·霍夫曼 著

王冠 译

咖啡

王冠 译





(美)安东尼·威尔蒂(Antony Wild) 著

赵轶峰 译

咖啡：黑色的历史

KAFEI HEISE DE LISHI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COFFEE: A DARK HISTORY by ANTONY WILD

Copyright: ©2004 by ANTONY WI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咖啡: 黑色的历史/ (美) 安东尼·威尔蒂著; 赵铁峰译.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602 - 5519 - 4

I. 咖… II. ①安… ②赵… III. 咖啡-国际贸易-史料 IV. F746.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554 号

□策划编辑: 赵铁峰 梅亦霖

□责任编辑: 张含莹 □封面设计: 张 然

□责任校对: 孙维石 □责任印制: 王丽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政编码: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85695744 85688470

传真: 0431—85695734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街 935 号 (130033)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2 mm × 238 mm 印张: 14.25 字数: 230 千

定价: 2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引言

1502年5月21日，若昂·达·诺瓦（João da Nova）船长指挥的一支葡萄牙舰队正从好望角出发，通过广袤无垠的南大西洋水面向北行驶，眼前意外地出现了一片陆地。船队沿着一个有淡水的小湾靠岸，这是这个从前无人知晓，四面都是悬崖峭壁的47平方英里大小的岛屿上唯一的海滩。达·诺瓦把这个新发现的地方命名为圣赫勒拿岛——那是康斯坦丁大帝母亲教会纪念日的名字。水手们对这个岛屿进行了大致的搜索，发现这是一个无人居住且没有任何大型食肉动物和有毒昆虫的伊甸园。陡峭的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火山灰土，长满了黑檀、橡胶树和果树。按照当时航海者习惯的做法，他们在离开那里返回祖国之前，在岸边留下了一些山羊，以便将来的来访者可以受用。

大约在同一年，在南阿拉伯的也门，出现了一种用原产自埃塞俄比亚的植物的果实制作的新饮料，这就是咖啡。咖啡随后迅速在伊斯兰世界广泛流行起来。由于咖啡的消费数量就当时的标准来说已经很大，1511年，在麦加曾围绕咖啡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冲突。到16世纪末，欧洲商人和旅行者开始试探着到奥斯曼帝国境内探险，关于这种“阿拉伯酒”的报告也传到了欧洲。不久，欧洲人也开始饮用咖啡。到17世纪，咖啡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和荷兰，已经非常流行。欧洲的海上列强懂得，如果他们在自己新的热带殖民地开始种植咖啡，也门穆哈港对咖啡贸易的垄断就可以被削弱。于是，首先是荷兰人，随后是法国人，努力在也门获取咖啡的幼苗。英国东印度公司不甘其后，也设法从穆哈得到一些种子，并于1732年将之带到了圣赫勒拿岛。这些种子在那里无人照管地生长起来，直到晚近才被重新发现。

到18世纪中叶，欧洲殖民地控制了世界咖啡贸易，用通常是在奴隶劳作或者近似奴隶劳作的条件下经营的种植园产品来满足本国急切的咖啡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圣赫勒拿岛这个世界上最偏僻的岛屿在英国维持其东方霸权的努力中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由于地处遥远，许多从印度殖民地和其

他地方返回欧洲的重要人物到过这个岛屿，这个岛还被英国政府看中，成了于1815年在滑铁卢战败的拿破仑被放逐的最合适的所在。

今天，世界上一种最稀少也最昂贵的咖啡就来自圣赫勒拿岛，这种咖啡正是1732年东印度公司带往那里的树种生产的。这个岛屿至今仍旧是一块英国的海外领土，是已经成了昨日黄花的“日不落帝国”丢落在今天的一个格格不入的遗存。圣赫勒拿岛的咖啡得到了品尝专家们的赞赏，但是这个岛屿的自然环境却在它被人们发现以后每况愈下。诺瓦留下的山羊蹂躏了那里的树木，当地的黑檀差不多已经绝迹，其他人为的灾害剥光了岛上厚厚的表层土壤，把嶙峋错落的火山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构成了岛屿绝大部分的外表。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这个岛屿失去了它的战略重要性——那里没有飞机场，同一时刻只能驶入一条重甲装备的船只。

圣赫勒拿岛黑灰色的岩石见证了世界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神秘故事，要破解那岩石间隐藏的信息，就要找到这个岛屿与当时那个更大的世界上的重大现象之间隐蔽的关联。站在岩石上远远望去，仿佛可以看到：达·诺瓦的舰队正在从印度返回，而葡萄牙人正开始在印度建立起一个将要在后来的1个世纪中垄断印度洋的贸易帝国；1657年，当东印度公司拥有了这个岛屿的时候，它威胁要把那个贸易帝国夺为己有；荷兰人和法国人相继在东印度公司周边他们自己的殖民地上种植咖啡，东印度公司的那些被忽略的咖啡树苗遭受了南方季风的摧残；拿破仑搞“大陆体系”的时候，曾经把菊苣作为咖啡的替代物介绍到欧洲，在被流放在圣赫勒拿岛的时候，他还在自己的花园里种了一棵咖啡树，那棵树也在肆虐的南方季风中命归黄泉，这个岛屿成了废除奴隶贸易之后被捕获的奴隶贸易船的避风港，其中的一艘船当时正在驶往巴西，而奴隶制正是那个国家咖啡工业的基石。

圣赫勒拿岛有5000人口，它最近成了想要研究不久前才被引进到那里的电视之影响力的社会学家的分析样本——他们想研究电视对从犯罪率到女子协会会员身份的所有事情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①在这本书中，这个岛屿也要被用做一个分析样本，我们将不断地提起它，以便研究咖啡的历史与殖民主义的历史是怎样在过去的500年间纠结演变，造就了一个至今尚存的，为了西方咖啡消费者的利益而牺牲生产咖啡的第三世界国家——通常是那些

^① 译者注：女子协会（Girl Guide）是一种少女和年轻妇女的协会性组织，为参加者提供生活、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指导、协助。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女子协会是World Association of Girl Guides and Girl Scouts，拥有来自128个国家的850万会员。

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利益乃至这个星球本身利益的并不神圣的同盟。

黑色的历史被揭开了盖子。要完成这项繁难的工作，离不开那许多不希望盖子被揭开的人们的帮助。我先前从事咖啡贸易业经历中结识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为这本书付出了时间、观点和专家意见，但是他们的名字不便和这本批评性的书联系在一起。因此，虽然我对这些人心怀感激，还是不在这里对他们指名致谢了。著书如同建筑一座大厦，为了建构起这座大厦，大批的材料从其他地方辛苦采集起来，它涉及广泛的话题，所以参考了许多有关的著作。一些在本书中没有指出姓名却对此书有实际贡献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作品会被我用来说明我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名字不被提起，是因为不谎称他们对这整座大厦的总体结构设计作出了贡献，就无法对他们就某一块具体的砖石所作的贡献表示谢意。

关于注释，或者是关于本书没有注释，需要做一个注释。扪心而论，本书中的每一个事实、数字和日期都可以得到核实——如果有人愿意去核实的话。我决定不在书中加上注释或者引用文献目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风格角度的考虑：一部揭露黑暗的历史一旦点缀上了光亮的金片就不再黑暗了。

有一个人是必须感谢的。在一次与当时在“第四种财产”出版社担任责任编辑的克莱夫·普里德尔于泰晤士河边的哈姆斯密共进午餐的时候，我对他表达了想要写一本关于咖啡历史的黑暗面的书的欲望。他很大程度上偶然地说出了这本书的题目，这个题目使我字里行间中的所有看法都被表达了出来。

安东尼·威尔蒂

2003年10月，于诺曼底

目 录

第一章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1
第二章	咖啡的起源	11
第三章	中国的启示	23
第四章	穆哈港的贸易	43
第五章	咖啡与社会	55
第六章	穆哈港的衰落	65
第七章	奴隶制度与咖啡殖民地	79
第八章	欧洲大陆体系与拿破仑的咖啡替代品	95
第九章	拿破仑与圣赫勒拿岛	101
第十章	奴隶制度、巴西和咖啡	115
第十一章	大博览会	119
第十二章	哈拉与兰波：摇篮和炼狱	125
第十三章	现 代	131
第十四章	咖啡、科学、历史	143
第十五章	半球之战	153
第十六章	公平贸易	175
第十七章	香浓咖啡：咖啡世界语	185
第十八章	黑暗的中心	195
尾 声		205
附录：在库什的考古发现		211
参考读物		213

第一章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我知道我的笔触充满苦涩。正是因为苦涩，才会有人写下这些事情。

——穆尔塔图利：《马克思·哈韦尔拉与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
1860 年

目前付给咖啡生产者的灾难性的低价正在导致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有强制性的全球性工人失业。不过，人们对于究竟有多少人在依赖种植咖啡而生存，却令人惊异地缺乏一致的看法。据通常在报道商业信息时不事夸张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估计，在 2002 年，有 1.25 亿人依赖咖啡生活。《行动扶助》(Action Aid) 声称有 6000 万人，《公平贸易》(Fair Trade) 说有 1 亿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发展中国家，有 2500 万小生产者以生产咖啡为唯一收入来源，每个这样的小生产者平均养活 5 个家庭成员。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上第 8 人口大国——日本全国的人口总数。世界银行进一步估计，全球竟然有 5 亿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卷入咖啡贸易中。道琼斯商品服务机构 (Dow Jones Commodity Services) 关于咖啡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的判断与世界银行的估计相互呼应，它指出：仅仅意大利的 11 万咖啡馆就容纳了 30 万人在工作，他们单日销售的香浓咖啡就达 7000 万杯。

美国咖啡市场每年的经营总额为 190 亿美元，涉及 15 万全时或者半时的工作者直接为 1.61 亿消费者提供服务。美国专业协会 (Special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估计：如果把从咖啡机生产者到泡沫咖啡杯制造者都计算在内的话，卷入咖啡业的人数就会升至 1500 万。一家主要咖啡加工企业声称，在日本，有超过 300 万人的工作——这是日本劳动大军总额的 4.5%——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咖啡业有关。咖啡业热衷于强调咖啡的重要性可能只是为了引起执政者们对正在影响咖啡业的各种问题的重视，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咖啡业相当程度的依赖的确是国际性的。

只要咖啡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价格仍旧低于其生产价格，小咖啡业主和

农场主就必须补贴消费者。他们不可能长久地这样做。结果就是失业和咖啡业雇佣劳动者失去生活来源。世界银行估计，在 2000 到 2002 年间，仅仅中美洲地区就有大约 60 万咖啡业工人失去了工作。这相当于整个布里斯托尔市的人口全部失业。没有任何确切的迹象显示咖啡的价格会回升，因而失业危机还在迅速加剧，蔓延全球。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在那些原本经济不稳定和脆弱的国家引起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混乱、贫困与短缺。咖啡贸易提供给人利益份额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91 年，全球咖啡市场销售总价值是 300 亿美元，其中咖啡生产国得到 120 亿，即 40%。目前的统计显示，全球咖啡销售带来的年总收入额在 550 亿上下，其中只有 70 亿（13%）归于咖啡出口国。咖啡是世界上价值仅次于石油的贸易品，但是咖啡生产者在咖啡贸易中得到的份额却在 10 年间下降了三分之二，而跨国咖啡公司则因购买咖啡所需价格的低廉而大发横财。付给咖啡生产者的国际平均价格已经从 1997 年的高点下降了 80%，而美国的主要品牌咖啡的平均零售价格降低为每磅 2.75 美元，仅仅比先前的高点降低了 27%。占全球速溶咖啡市场份额 85% 的英国速溶咖啡在同一时期仅仅下降了微不足道的 5%。控制了世界咖啡贸易的 4 个跨国咖啡加工企业——宝洁、雀巢、莎莉以及菲利普·莫里斯——它们共占有国际咖啡贸易份额的 40%——则在报称它们实现了历史最高销售额和利润额。除了莎莉公布说它从其咖啡和茶业部门获利 4.95 亿美元以外，其他公司都谨慎小心地不肯吐露出它们的收益中究竟有多大份额是来自其咖啡业部门。雀巢公司则把它 2003 年 8 月以前半年销售额净增 5% 的原因归于其速溶咖啡和瓶装净水业，说那是该公司的“明星部门”。

星巴克，这个国际咖啡贸易中姗姗来迟的新角色，也在获取巨大的利益。它在 2003 年获利 19%，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 6000 多处咖啡店，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它的生意被看做一个稀有物种，一个“口味创造者”，是一个成功地开创了新市场的公司。星巴克已经把咖啡重新定义为“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并且为沉迷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当甜美的环境。该公司主席兼首席全球战略设计师霍华德·舒尔茨是一个被股票分析家和媒体追捧的大公司巨头，这个身形瘦削的人是那本颇受瞩目的新时代圣徒自传《倾心于它》（*Pour Your Heart into It*）所谓的“作者”。他在这本书中写道：“我的最终目的……是保证人们拥有坚持的勇气，即使在别人的嘲笑中，仍旧我行我素。不要被说‘不’的人吓倒。”不过，舒尔茨的这种煽情的说教对于住在危地马拉简陋街区中面对惨淡的生意而要放弃咖啡种植园的小业主们大概不会带来什么慰藉。舒尔茨在他设于发达国家的品牌咖啡店中以很高

的价格出售咖啡，那种价格清晰地显示着不平衡和不平等。星巴克通常采购比其他许多公司所买入的更好的咖啡，并且一直付给较高的价格，它的公共关系部门就靠这个建立起优秀的咖啡店。但是，这个公司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绝不是偶然的。它已经通过将现代积极进取型市场手段和与其各自为战的竞争对手摩擦的战略相结合，成了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令人作呕的形象代表。在反全球化运动者眼里，更为严重的是，星巴克的主要产品是依靠第三世界的农场主来补贴的。

咖啡贸易中日益增强的不平等冷峻地展现出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拥有者与一无所有者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而且，正如富裕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在闪烁其辞地回应民众对第三世界贫穷问题的关切时所说的那样，在当前咖啡危机中受益的大公司除了自我炫耀以外，显然缺乏作出任何实际举动的诚意。生产福尔杰斯（Folgers）的宝洁（Procter & Gamble）公司声称它为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的社区项目捐出了 1000 万美元。根据雀巢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克拉夫特、莎莉和雀巢都曾声称他们对小咖啡生产者出手相助，以“保证他们的收成实现全部价值”。但是，这种评论是被特意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向心怀疑虑的消费者们担保：跨国公司们并没有用枪逼着人家来攫取咖啡。

世界上咖啡种植者的贫穷与统计显示的咖啡贸易商的富有形成鲜明的对比。绝大多数这类统计数字是从伦敦牛津大街北边不远处的伯纳斯街区一栋 60 年代建造的不起眼的办公楼中发布出来的。在那里，可以找到曾经在全球声势显赫的国际咖啡组织，简称 ICO，黯然无光的旧址。由咖啡生产国（无例外地都是热带和发展中国家）和咖啡消费国（通常是西方和发达国家）创建的国际咖啡组织，在鼎盛的时候虽然毫无疑问地也有其瑕疵，毕竟是世界咖啡贸易业为缓和咖啡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影响而作出的一种实际努力。这些波动是由咖啡供应过量和周期性的巴西咖啡歉收造成的。虽然建立国际咖啡组织的动机主要是商业性的而不是慈善性质的——因为长期的市场不稳定对于商业是有害的——其最终作用还是制约了咖啡贸易中贫穷与特权之间沟壑的加深。根据在联合国示意下签署的《国际咖啡协议》（ICA），国际咖啡组织对该协议进行宣传，制定具体规则，并通过一个复杂的配额体系监督和管理了它的实施。这个配额体系根据先前议定的条款对咖啡供给提供许可和限制，以保持价格处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国际咖啡组织发挥全面功能依赖于拥有世界上 25% 咖啡消费者的美国的积极参与。当中美洲出现共产主义威胁滋长的迹象时，支持世界咖啡组织来化解其后院的社会动荡符合美国

的最大利益。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牵制因素消失了，意识形态驱动的自由资本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个国际性的商品价格控制协议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舞台上没有任何地位。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撤销了对《国际咖啡协议》的支持，并在 6 年以后退出了国际咖啡组织。伯纳斯大街上的国际咖啡组织总部的重要性于是顿然消失。那些研究实验室、讲演厅和其他设施关闭，用于宣传的预算也取消了。这个组织仍旧主持其成员国参加的会议，仍旧以令人赞赏的热情汇聚统计资料，但它现在不过是昔日世界咖啡组织的影子了。

由于美国撤出 ICA 而形成的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所导致的问题被世界银行及其类似机构亚洲发展银行恶化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两个机构都为了鼓励低成本生产和结束市场不景气而大规模地对越南提供贷款。曾经在越南战争期间用“橙剂”（Agent Orange）^① 使这个国家一片凋零的美国，通过由它控股的世界银行推动用低劣罗巴斯塔（Robusta）咖啡树^②来使越南恢复绿化的工程。这项工程对其他依赖咖啡业的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到 2000 年，先前仅仅生产极少量咖啡的越南已经变成了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咖啡生产大国，每年出口 900 万袋 60 千克装的低品质咖啡。和巴西一样，越南咖啡使用机械生产，其劳动成本只相当于许多其他生产较高质量罗巴斯塔咖啡国家的三分之一。

越南扩张的结果是咖啡价格灾难性地下跌以及国际范围的咖啡精加工品质明显下滑。罗巴斯塔是咖啡树种中出产粗糙口味咖啡的品种，但比起阿拉比卡咖啡来，抗病力更强。虽然价格低廉而且质量低下，但罗巴斯塔咖啡为精加工者提供了提高利润的机缘。越南罗巴斯塔咖啡涌入咖啡市场，压低了所有咖啡品种的价格。其他地方经营高质量阿拉比卡咖啡种植的小业主发现他们的利润被残酷地挤压出去。优良咖啡的生产成本高昂，很多生产者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价格。局势之严峻，使得通常保守的咖啡贸易杂志刊登出忧心忡忡的评论：“越南成了第二咖啡生产大国，它为所有的人提供充足的罗巴斯塔，但是咖啡精加工业者却在宣称自己的品牌中不含有或者只含有极少的罗巴斯塔。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购买罗巴斯塔呢？是月球人不成？”

① 译者注：橙剂是一种能杀死植物的化学制剂，美国于 1973 年在越南空投了上百万加仑的这种制剂，以便使运用丛林游击战争的越南人失去藏身之处，这曾激起对于美国违反国际法的指控。参看本书第 18 章。

② 译者注：罗布斯塔是三个主要咖啡树种中的一种，只产于东半球，其他两种是阿拉比卡咖啡、利比里亚咖啡，两个半球都有生产。

那些“月球人”化身成德国、意大利、波兰的咖啡贸易者，发明了一种用汽蒸来去除罗巴斯塔强烈粗糙口味的新方法，使咖啡精加工业者可以在他们的品牌中掺进更多的罗巴斯塔。垃圾零售商以最低价向垃圾消费者出售垃圾咖啡。而世界银行对此则毫无悔意，它的首席经济师唐·米切尔宣称：“越南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咖啡生产国。总体上说，我们把这看做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正如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辅助性组织就“底线竞争”（为了第三世界产品出口市场而迁移到任何拥有最廉价劳动力国家的倾向）而作的可怕预言所说的，越南成功的最近受害者之一正是越南自己。咖啡价格大幅下跌以后，越南的农场主也在开始把刚刚进入丰产期的咖啡树铲除，原因是他们也无法支付生产成本了。根据尚未经证实的说法，拥有巨大低工资劳动者的中国正在雀巢的协助下加速创立一个巨大的咖啡企业，这可能意味着越南咖啡将被进一步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这个国家短暂的阳光明媚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

当咖啡生产国为了咖啡消费国餐桌上落下的日益黯淡的锱铢小利而争夺的时候，咖啡期货正在伦敦和纽约兴盛起来。咖啡期货最初是作为一个帮助咖啡贸易者对抗由咖啡价格随时波动而造成的盈亏大起大落的财经工具而设计的。期货市场的创立依赖于一套可接受的足以作为合同基础单位的咖啡标准的存在。纽约期货交易市场使用“其他温和咖啡”（包括哥伦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所产的阿拉比卡咖啡）合同为标准。^① 伦敦期货市场使用罗巴斯塔咖啡合同为标准。创立这些标准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咖啡生产相对可预测的性质。茶，作为一种年份、季节、天气、采摘时间都会影响其品质的商品，还没有可能使交易者找到一个代表平均状态的品种作为合同的单位，更不要提达成一致意见了。咖啡期货市场是一个现在已经很大程度上从实际咖啡交易中抽象出来的自具生命力的财经工具。投机者和投资者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从来无意于看到任何一粒咖啡豆到货。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咖啡种植业主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建立在同一种商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机构繁荣起来。而且，毫不奇怪，当从前坐落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巨大的纽约咖啡、糖与可乐期货市场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被摧毁的时候，它几乎毫发无损地在备用场地重新开始交易，那个场地是在 1993 年世界贸易中心遭到炸弹攻击后就准备下的，每年要花费 35 万美元来维持。与此同时，第三

① 在西半球，阿拉比卡咖啡被分为两大类，巴西咖啡和温和咖啡。巴西咖啡根据出口口岸名称再区分类别，温和咖啡则依据产地而区分为更具体的品种。

世界却既没有财政资源，也没有政治设施来针对它们面临的危机作出有效的反应。唯一的国际性咖啡种植者组织——咖啡生产国协会，在 2002 年 1 月关闭。这个组织虽然是世界上 70% 咖啡产量的代言人，但它不能使其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更不要说该组织以外的国家了。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者联盟，一个在过去 75 年间成功地帮助其小规模咖啡种植者化解全球性咖啡价格波动的主要咖啡购买和销售者，现在正由于该国家不断加剧的暴力和动荡不安的压力而收缩，其成员在绝望中正在转向非法可乐种植。该联盟的秘书长报告说：“哥伦比亚正面临着很大程度上与毒品和咖啡局势有关的深刻内部危机。”由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坚持对所有对自由市场实行限制的国家施行严厉政策，其他咖啡生产国与此类似的推销组织在过去的 10 年中都崩溃了。^① 例如，尼加拉瓜政府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美洲银行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撤销推迟剥夺咖啡种植者贷款抵押品赎回权的计划。

由咖啡业的濒临崩溃引起的贫困和生计无着导致了持续增强的大规模社会动荡。据报道，新几内亚高地居民正在放弃他们的种植园，印度和非洲的小业主把他们毫无价值的咖啡树连根拔去，尼加拉瓜咖啡工人在马那瓜举行游行，而在墨西哥饱尝压抑的恰帕斯州，14 名咖啡工人在亚利桑那州沙漠因饥饿和脱水而死，他们被拿了他们的钱要把他们非法送入美国的人抛弃在那里。到 2001 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报告说，“咖啡价格比任何时候都低”，应该建立 1 磅咖啡不低于 1 美元的价格保障机制，这比流行的价格大约高了 1 倍。主要咖啡精加工业主最近成立的英国咖啡协会反对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报告，说那是“过分短视的”，而他们自己却又漫不经心地回避拿出有远见的选择方案。

虽然有证据表明，“公平贸易”的咖啡对少数消费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主导世界咖啡贸易的 4 个跨国咖啡加工企业和 6 个控制着 40% 咖啡出口贸易的多国出口公司不大可能一夜之间转变成为追求社会改良的联合体。公平贸易咖啡的核心概念——购买咖啡的价格要使得咖啡种植者得到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对于削价的零售商和讨价还价的消费者之流也仍旧只有微不足道的吸引力。与此相似，“增强绿阴”和“无伤鸟类”咖啡等以更关注环境的方式培植并有助于保护地方生态系统与候鸟生存的咖啡品种也进入了美国

^① 译者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于 1947 年开始运作，其任务是通过倡导国际性货币协作来促进国际贸易。这个组织对所有独立国家开放，到 1995 年，已有 181 个国家参加。

的货架，但是咖啡业总体上说在继续支持使咖啡价格降低的技术而基本无视社会或者环境代价。

最近关于发展新的转基因咖啡的说法进一步表达了这种倾向。据称，转基因咖啡会允许用化学方式来催促咖啡树上的咖啡豆成熟，避免由于咖啡树上有不同成色的花朵、成熟程度不等的浆果而花费大量劳动力来反复采摘的必要性。通过降低劳动力需求，新的转基因技术主要威胁高品质阿拉比卡咖啡生产者的生存条件。在巴西，那里的质量标准需求不强，庞大的一次完成式咖啡收获机械已经被用于收获一半以上的咖啡。高质量阿拉比卡咖啡的生产者正是在咖啡业目前的危机中蒙受最多苦难的人群，所以，转基因咖啡的前景会使他们雪上加霜。那些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说，这种技术将使贫穷的咖啡农场主控制收获的时机，并使他们能够种植其他作物。而批评者则指出：转基因技术还会使咖啡农场主成为使用特殊而且价格昂贵的专属性种子与药品的奴隶，同时他们的咖啡是否会得到更高的价格却毫无保障。

转基因咖啡可能在 5 年之内被投入市场，这种咖啡的发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咖啡是各类食品中唯一得到最充分科学审视的一种。咖啡科学部分意义上是研究和发展，部分意义上是咖啡业为了回击医务工作者对咖啡，尤其是咖啡中最活跃的成分咖啡因的攻击而作出的协同努力。很大程度上由跨国公司资助的小册子赞美咖啡的健康价值，由似乎独立的科学机构每年发表 4 期。而反对咖啡因的科学家与活动家顽强地要求通过立法来控制这种毒品广泛流行而毫无规范的状态，这不仅涉及咖啡中的咖啡因，还包括软饮料和“能量”饮料中日益增多的这类毒品。

这个世界每年消费大约 12 万吨纯咖啡因，这恰好相当于每年消费的咖啡中的咖啡因的一半多一点。咖啡因本身是一种带有浓重苦味的白色的生物碱，这种口味使去咖啡因咖啡很容易识别。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服食大约 10 克以上的咖啡因而死去，在短时间内喝下 100 杯咖啡同样可以使一个成年人致死。所以，像巴尔扎克那样每天喝 60 杯咖啡是绝对危险的，低于 3.5 克咖啡对于儿童就会是致命的。较早的研究者表明，相当于一粒米的六十七分之一大小的咖啡因就会杀死一只个头不大的青蛙，如果你恰好有这样大小的一只失宠的青蛙的话，你就可以试一试。吸烟加速咖啡因在身体中的代谢速度（吸烟者因而受咖啡因影响较小），而饮酒则降低咖啡因的代谢速度。咖啡因并不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抵消酒精造成的使人软弱无力的作用。在美国的《精神失常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咖啡因上瘾被专门列为一条。诊断的标准是假定在最近服食了超过 250 克（比推荐的每日安全服用量少 50 毫克）

的咖啡因，并出现一般的肠胃不适，肌肉酸痛，思想和言语混乱，心动过速，或者心律不齐，以及精神兴奋等等。这个手册规定的尺度中不包括在其他地方的诊所里已经注意到的“双足热痛”（bilateral burning feet）和“腿部颤抖”（restless leg）的综合症状。咖啡因上瘾可以导致咖啡因精神症状，造成幻觉：报道中说美国的卡车司机常看到白色亮球逼近，这显示出，咖啡因精神症状可能是那个国家普遍相信“不明飞行物”（UFO）的原因。也有人声称，咖啡因“能够破坏心理健康”，虽然其中有个人敏感程度的差别，“焦虑的病人可能觉得咖啡因的常规性作用使其压抑，而无焦虑症状的人觉得咖啡因使自己舒适和刺激”。长期饮用咖啡成瘾的人，即咖啡因迷恋（caffeinism）者，在心理疾病患者中更普遍，他们比其他人消费更多的咖啡。咖啡因被确信会引起老年人尿失禁，并且被发现于新生儿的泌尿系统中，而新生儿并不能产生必需的肝酶来代谢咖啡因。已有证据表明，咖啡因会加速身体中钙的流失，因而会引起骨质疏松症。此外，咖啡因还被用来治疗婴儿窒息和增强精子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对这种猛烈的药品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所知如此贫乏的情况下，自愿地把它纳入我们的身体系统。当咖啡生产国面临崩溃的时候，反对西方的人声称，西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咖啡因中毒的社会。正在把世界咖啡价格拖下水的廉价的、口味粗劣的罗巴斯塔咖啡含有两倍于高品质阿拉比卡咖啡的咖啡因。现在出现了将这些罗巴斯塔咖啡日益增多地掺入咖啡产品的迹象，它正在使咖啡消费迟缓下来，因为喝咖啡的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感受到了更强烈咖啡因对他们通常饮用的咖啡的改变，因而正在减少咖啡饮用量。健康和质量问题对咖啡消费的冲击可能对已经处于混乱状态的咖啡贸易带来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

由美国引领的“特殊口味”咖啡市场的爆炸性增长，可能代表着少数幸运农场主未来生存的唯一条件。这个市场能保持其上升势头，主要靠的是咖啡精加工业的采买人在咖啡原产地国家选择出杰出的高质量咖啡生产者。由于商品性咖啡的价格在如此长久的时间中处于如此低的价格，很可能，即使高品质阿拉比卡咖啡生产者也会无法继续在这个行业中立足。然而，少数咖啡可能从原来的等级被提升，成为特殊口味咖啡，它们的历史和由咖啡采买者培育起来的口味质量使得它们有可能实现客观的价格。许多咖啡受到关注，但很少最终被选择出来。结果，特殊口味咖啡采买者愿意为这样的咖啡出的价格与那些流水般生产出来的咖啡的价格的差异正在扩大。业内的许多人担心，这种局面将会迅速地导致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一分为二的咖啡市

场，其中庞大的主流咖啡是低质量的，可能是巴西或者越南产的，用有诱惑力的价格出售给斤斤计较的普通消费者；另外，少量咖啡则作为精细、奢侈的产品销售给真正的行家。这种两极化将对高质量但不一定是极品阿拉比卡咖啡的生产者产生重大的压力。从而，来自诸如洪都拉斯、埃塞俄比亚或者萨尔瓦多的主流阿拉比卡咖啡很大程度上被特殊口味咖啡市场所忽略，原因是它们很少去区分口味或者品种谱系，结果，它就被迫去和巴西和越南咖啡竞争。

咖啡在历史上一直与殖民主义携手并行。它曾经以“阿拉伯酒”闻名，而咖啡贸易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创立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它最初于15世纪后期在也门苏菲派中作为一种神圣礼仪用品而开始消费。从那以后，咖啡消费迅速在穆斯林中传播。在伊斯兰教中，尽管最初有一些反对意见，咖啡被看做一种可以接受的刺激物，因为它和遭到指责的酒不同，从来没有使得饮用者“不能区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或者不能区分天地”。开罗和康斯坦丁堡来客云集的咖啡屋吸引了最早来到东方的欧洲访问者，结果咖啡后来也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出现，那正是欧洲大陆的商人、水手和冒险家主要通过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开始建立起自己羽翼未丰的贸易帝国的时候。咖啡是他们在东方寻求的价值高、值得追求的货物之一，但是其供给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垄断控制下。到18世纪初，荷兰人、法国人以及英国人设法弄到咖啡树苗，把它们栽种到他们自己的热带殖民地，在使用奴隶或者近似奴隶劳工的种植园中栽培。凄惨的奴隶制在许多殖民地作为首选的方式延续下来，到后来才被废除。当巴西奴隶制迟至1888年才被废除的时候，咖啡已经成了彻底全球化的商品。殖民地种植业体系的所谓好处主要是这些欧洲国内的消费者才能体验得到的，他们对先前一直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的咖啡价格走低并变得唾手可得感到惬意得很。

咖啡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已经普遍消费，其中大多是在商业、警察、文化界男人们聚会的咖啡屋中。与当时仅有的其他公共聚会场所酒馆和教堂不同，咖啡因本身的作用保证了咖啡屋中多半会有活跃、信息性很强的争论和热烈、新颖的交流。咖啡屋在许多财经机构的创建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而那些机构又最早支持了导致咖啡消费增长的那些扩张成性的贸易帝国。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英国海务保险公司就是聚集到劳埃德咖啡屋来谈论关于船只动向的新闻和谣传的顾客们建立起来的。咖啡是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重要商品，因而，在劳埃德运作的新起的保险业一定程度上为减轻咖啡贸易的风险提供了财经保障。这个由咖啡因促成的反馈因果环支持了资本主义戏剧性的崛起及其最成功的产物——全球化。咖啡在我们的时代居于自由市场经

济成功的核心，它现在正因为同一种时代精神而饱尝苦果，这是讽刺性的，又是极其自然的。随着前欧洲帝国主义的没落以及美国对西半球霸权的日益增强，许多中美洲和南美洲咖啡生产国落入了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掌控之中。许多这类国家严重依赖咖啡出口来换取外汇，并且由于它们北边的邻居消费世界上 25% 的咖啡并要在其南边的邻居那里购买其需求量的 75%，咖啡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西半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历史上依赖咖啡的经济体系已经创立起一种基本规则，根据这种规则，占统治地位的寡头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没有发言权的大众。诸多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血汗工厂经济依赖于政治精英对媒体和军事武装的控制，而咖啡贸易体制为之提供了运作模式。例如，萨尔瓦多不久以前还有 50% 以上的出口收入依赖咖啡业，现在的出口收入中则有 57% 来自它的“裙装工业”了。有理由认为，处于美国主导下的咖啡贸易正与世界经济一道，回复到一种比起西方民族国家结成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保护主义体系来更接近欧洲殖民主义鼎盛时期模式的状态。《国际咖啡协议》废止的时间恰好与柏林墙的倒塌同时发生的事实，绝不是一种巧合。美国已经打败了它最重要的竞争者，再也不需要取悦其他更加自由主义的同盟者了。

咖啡屋文化所发生的促进那些支持了西方资本主义财经和文化机构兴起的作用绝不应该被低估。伦敦市的咖啡屋是类似股票交易所和劳埃德保险公司那样的全球性机构的孕育者，而考文特花园和圣詹姆斯的咖啡屋是保皇协会和启蒙运动的温床。在英国，咖啡逐渐地让位给茶，但是对美洲殖民地强征茶税的做法促成了波士顿茶党（Boston Tea Party）的诞生，对茶的观念和行动意义上的抵制，以及咖啡在美洲的胜利。咖啡屋在美洲成了商人、政客和企业家最重要的聚会场所。《美国独立宣言》是在佛罗里达商人咖啡屋前首次公开宣读的。当选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纽约商人咖啡屋前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恰恰是这所咖啡屋，还曾经主办奴隶拍卖和其他类似的事情。华盛顿如果能在两个世纪以后从那个咖啡屋所在的地方前行几百码，他就会走进咖啡、糖、可可、期货四合一的交易市场——世界贸易中心。那个中心在由奥萨玛·本·拉登策划的“9·11”攻击中被摧毁。而本·拉登的先祖来自也门，那本身是咖啡贸易最初的家。据说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攻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那两个塔楼是西方财经机构的象征。西方财经机构被指责在摧毁传统的伊斯兰教：咖啡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演变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现在，曾经在全球化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咖啡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